

古文辭類纂

三
一
五



12

蘇子瞻上皇帝書〇〇
茅顯甫云指陳利害似實證明切事情似陸贄
海峯先生云雖自意外奏議來而筆力雄健
字詞高朗官公

蘇子瞻上皇帝書○

茅順甫云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 海峯先生云雖自宣公奏議來而筆力雄健抒詢高朗宣公不及也宣公止數陳條達明白足動人主之聽故歐蘇咸效其體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陛下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司府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夫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失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音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

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三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啄。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譏。懸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石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習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

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無不稱其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亦已成。而人不知。故

上法不取由中書... 必使宰相... 乃元長而無名... 文景無可... 之...

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鬥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帝按此處有抵觸相傾習氣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貴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竟字避宋諱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曩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攝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瓊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致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令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

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慨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既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酌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辨輿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奸人自此爭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更卒所過雞犬一空著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壞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改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服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

兩稅如故奈何有欲取庸乎人立法必當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此科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庸之

自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賦於賦徵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庸與庸兩稅既廢之矣今

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成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成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了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令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執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憂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察問人人知

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晉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取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指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鄼生、漢魏、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權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

善於長而在於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舉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善，不以富而長，不以強而亡。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仁察之，善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亂，平臧房而告其不允。

涉海而不也乎強與弱歷數之所必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深風俗誠厚則貧且弱不

書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郵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于憲武矣鎖兵而龐勳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疆陽根本已危僂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相望庶幾正觀及廡祀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繪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

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圈齋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儔若班爵逮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子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于鼂鑄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太抵名器爵祿人處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聾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鄉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

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奸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之失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閭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藉于計省重兵聚于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憶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盡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遷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慮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猶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猶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于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台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悟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

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于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玉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綱之必斷。物議既充。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數惟慢游。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于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軾誠惶誠恐。頓首謹書。

奏議類上編九

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得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困，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聽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欺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成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眷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善用兵，比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于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于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

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舅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覲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

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于淪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因饑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翥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于輪送糈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于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于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于餓餉流離破產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鱗魚鼈以爲膳膳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于刀凡之閭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辨以此舉動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于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嘆至于慟哭

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

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于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食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于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于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于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

按公黃州上文潞公書則此奏具瑣而未及上也

茅順甫云此等文字識見筆力並入西漢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餽竭則疊恥，層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

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廷敵，材官驍發，突騎雲縱，直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偏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竊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眾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治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鷲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民於官，授以卻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衛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奸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傲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

也。當屯於徐，徐地石既具矣。而遷于南京，與時轉運使分東西路，民餽饋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

檢閱而後營營敵思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罷兵千人其臣欲乞移南京新設衛尉而指揮於徐此故徐人

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于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毀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通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送部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權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恃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

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願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鷁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吏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顯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奸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將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其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史得薦其才者第其功伐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奸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自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

名言也而不能及永寧之後盜賊讎起郡國皆以無武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令臣于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以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親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甚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

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驗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尙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圜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圜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為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靈輿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

而告厥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敬非周禮也饗曾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百官皆得從祀

天子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列一日

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日舜一歲而巡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行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甫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祀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損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闕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釋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

也。夫所以讓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尙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徃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性鑿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救甯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定取進止

奏議類上編十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暇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譎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敎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譏諷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未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蓋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世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時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

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徃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矜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于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輔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薰闕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蓄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芣也由此觀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政刑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

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

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所謂養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于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璽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賦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間以行欲審知其才間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試其能行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

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讓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譏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濫而不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祖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講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乃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于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虛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

之異語皆屏之而莫敢言者焉今十二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志使置之不敬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

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好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畢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徃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于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于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于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托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譏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願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陳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識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陳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

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于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徃徃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自陛下躬行至。弛其本。與後段法嚴令。具至不能裁之。以刑也。兩段當前後。補餽賂之餘。意陛下躬行一段。補約以禮。裁以刑之餘。意均當在不能裁之以刑也。亦無佳本正之蓋世之識者。一職結句之後。而爲刊本外。馥遂無覺其交勢之不順者。至然而世之識者。職之誤。以爲方

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下有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

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已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代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

今官之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下文世亦放於理矣今之人官議九矣然而尚世置員幾甚少而賦祿又加

卷三

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善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鄭按治當作鑿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晉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馱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蒿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墜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

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以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愚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于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干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于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貴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所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以漸漬于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于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

數徒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阻賢臣而知其事下不肯服諷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

數徒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絲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人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要，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叟。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日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于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繼，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

帝趨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于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于當世之變而無負于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于數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于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豐孟子之言不為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下患人之不能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聖按當願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正而

不敢去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厥壞之後僥倖之時其罰法立則未

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意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下愧倦之意也。伏惟陛下下詳恩，而釋其中，天下幸甚。

王介甫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昏，不敢久留，譖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于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使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譏，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曩天下騷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

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貧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好惡。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援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未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譏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誦賦。詎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遊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絲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救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嘗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嘗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王介甫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旣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得罪近司。耿當先事。

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于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古文辭類纂 奏議類下編一

董仲舒賢良策對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寧康甯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于大夫寔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箏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庠梁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生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日月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庠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惠潤四海澤臻甲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惠澤洋溢施庠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目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目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眚以謹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迺迺至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以竊之次第當

先對作樂然語非切要故從非天降命不可反意說起以勉強行道對夙興夜寐非無補以靈動之下乃從行道引入作樂科條不并而意自貫通

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

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生之樂宜於世者而目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莞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目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目政日目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至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諱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聚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謠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目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

此段專對何修何

助至篇末皆一意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

大夏而目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目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佈施於上

而主張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故陰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

大夏而目生青髮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橫於空虛不用之處曰此見年之在虛不任刑也天德陽出情施於上

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

肯為也今腐先生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

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策問內不直一層蓋子所不對而寓意于此謂人君正己固無取以察之

也為明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少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晉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

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數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上段言人君正也下段皆言教也所當修飾二者而已而以福祥可致聞其中不截然分兩段固是古人文字變化多有如此而德教相因亦非兩事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

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

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

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

薄惡人民鬪頑抵冒殊扞執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

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當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董仲舒賢良策對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麋邱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于玉戚虺侑陳于庭而頌聲與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稊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予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之以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嘉谷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

以禹爲相國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禹益未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周之際天降物產豐饒如陵阪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居諸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海天下

賢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諒在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讓舜禹嗣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

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于海天下釋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寶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憎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徃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

此篇亦應

前篇設誠於內德也厲士求賢長吏教也能賢長吏內又推出選郎吏之法及官不計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日月兩層亦如介甫上仁宗皇帝書綱中有目中有細目但漢人文法自渾古耳猶不璩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不厚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承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按郎中石蓋出爲令中郎比六百石蓋出爲守其選此者以吏二千石子弟及富貴二途漢初制蓋如此若袁盎以兄喻任爲郎中是吏二千石子弟也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貴爲郎惟漢唐以孝著爲郎中器長意其比甚少故董子云未必賢也自元光九年舉孝廉元朔五年子博士弟子嗣後選乃出此二途班固所云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奉其原自董子發之此固郎選之盛矣然漢初所云以貴爲郎者豈真十以上得就選耳去取猶決於上有市籍者猶不得官及武帝元鼎以後株送徒入財得補郎則市會以財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發久也故小材雖彙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實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侯守二千石各擇其吏長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備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思

董仲舒賢良策對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下之應上蓋唐虞下悼桀紂漢微漢滅寔明寔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愷豈惑唐虞當世之務哉

備實錄載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者眩與夫三王之統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與

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惑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康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前兩節獨偏問諸賢良此意蓋獨問董子故策首論此意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虛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

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隨致
明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庠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
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
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
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虜情性察虜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
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謔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
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
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
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眚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採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歟改正朔易服色以
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域
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
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嘗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
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
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
遺師之言塵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
也然而臣竊有怪者此篇末陳不審民利罷黜百家二事非獨所及而自發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

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茲邪民亡盜賊國無盜賊
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茲邪民亡盜賊國無盜賊

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斲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不能足而况人庠此民之所以冀冀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已以迫隸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溢貪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庠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奏議類下編二

蘇子瞻對制科策

宋時制科有才識兼明子體用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有博學鴻詞科子瞻此對乃仁宗嘉祐五年問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也子由為兄墓誌云歐陽公以直言舉之而宋史本傳

乃云以才識兼茂舉之蓋史誤也

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了甯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監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鎮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繫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下陛下之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

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始始聞而大懼以爲不得已也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請不信也何則大臣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誦其言而臣亦不敢言也

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請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尙多。和氣或鑿。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土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繫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

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愚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耒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侵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鑿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臄，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後，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更

日本國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不如所喪也軍沉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覺去其

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與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與之所用。非所以與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近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持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

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諱得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溼。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溼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當爲淫。雨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阿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噓。此淫雨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眚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樂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警奏鼓。畜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蒙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節。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汚。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擯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擯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擯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遁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

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足節術賤用也。此所以得而未盡者。是足用也。而君所以爲失者。則其用也。何以其言之。孝文得實證之說。然後待大臣有德。則諸侯有術。而至於與禮樂俱備。單于則曰。未暇故曰。足節術賤用也。何以其言之。孝文得實證之說。然後待大臣有德。則諸侯有術。而至於與禮樂俱備。單于則曰。未暇故曰。足節術賤用也。

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典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與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孝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于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耶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鏞，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團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

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天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王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者，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以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屹屹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蘇子瞻策略一自斷○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

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代養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安，臣下不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憂，而中國皇皇常有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脈脈既也，醫其病者皆

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甯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譟飲起居動作固無以異于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撥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橫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于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盛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于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蘇子瞻策略四破庸人之論

東坡策論其筆勢多取於莊子外篇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唯有難殺之憂而

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于壅。闕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汙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漑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奪而爭利。唯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礪。而不至于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于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于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廢弛。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于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于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其天下哉。今者平治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爲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天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詭。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曰古之人。何爲踴躍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于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

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愚者而見之曰狂者過取原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爲能不取于狂者愚者皆若此雖能不立也孔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五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

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愚惟不取于狂者獯者皆取于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獯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獯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蘇子瞻策略五

結天下之心

按此篇立論極善而文不免於冗長此東坡少年體有未成處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豪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寶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帶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于非常變起于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宴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

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狩，驪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于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偃偃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讖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劍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能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擠擢，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癢，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慮，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于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慮，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虛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也。天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傳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宜皆召問，優賜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

其至賤無以自通于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其言者，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
 其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其德，去天下習如天子樂善親賢，他民之心，改改之不

其至賤無以自通于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節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于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奸吏衰少刑法之外有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蘇子瞻決壅蔽靈百官之三〇〇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癢動于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謁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豪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醫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公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得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于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

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兵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調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謀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昃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于始而逸于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力于王事而不敢宴遊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宴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蘇子瞻無沮善

驪百官之六〇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振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于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而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日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于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

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憎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于賈豎賤人。甚者至于盜賊。往徃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于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于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于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也。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大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効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于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于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賞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身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歡。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蘇子瞻省費用厚貨賂之一〇〇〇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而就人。則易爲功。仰

表

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區諸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蓋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滬其費用之衆又百倍于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變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未四譚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饒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者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

于大吏所謂職賦耳目與縣官同其家業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乃于有七廟今又詢老佛之宮而爲之廟國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俸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而得其人則

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羸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豪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蠶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蘇子瞻蓄材用訓軍旅之一〇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敝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戰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螻蛄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數州之衆抗天子之威犯天子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才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方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

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日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于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狂猖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彊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口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語。又不可以較之于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于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蓋實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才。庶乎可得而用也。

蘇子瞻練軍實訓軍旅之一〇〇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閒。民而役于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眾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

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備而殲其卒敵兵而退未有信戶百萬流血于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於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戰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

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遊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于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耆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于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嘆皆起于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于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于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于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徃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于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于叫呼無賴以自棄于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

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敵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蘇子瞻倡勇敢調軍旅之三〇〇

評云此文體勢辭氣俱明允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于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蝮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于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于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油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貪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聞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一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入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

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也故凡緩急而音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圖兵於四夷以遂其無疆之志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

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
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
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
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于人而私之則非
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
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顧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
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
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于天子無回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主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
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蘇子瞻教戰守安萬民之五〇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
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
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
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
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伏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
民安于太平之樂參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蹙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
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
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常苦于多疾至于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

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于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生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閭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者。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邊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于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也。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于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奏議類下編三

蘇子瞻策斷中。

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

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皆得其至計。而國朝之謀。故有利。有不和。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誦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

以謀少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愛，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所以爲大而小者忘，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疆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歎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者，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擄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鬪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

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屠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儻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殫楚而惰之所以狙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蘇子瞻策斷下。

唐應德云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羈制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者其國無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紵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襲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漣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鑿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韞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旋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韞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鱉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

射御使出兵侵虜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平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氏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皝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遺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日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其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有愧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

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竄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日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所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憚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憚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蘇子由君術策五審勢。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壅湧而不可收。旣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未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旣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忘。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

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皆將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當焉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

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勇而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輩，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澗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悻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蘇子由臣事策一用重臣○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曉。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懽愛悅懽，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讓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釜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

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彊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糶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彊很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趨趙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怨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爰爰良耜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鍤斯趙以薍藁襲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饋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黍稷茂止穫之極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甯止殺時停牡有掞其角以媿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子婦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很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其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于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聞幼之所與同戲而

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耆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讜諍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頤致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于下矣。

蘇子由民政策二學學廢。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于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奇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于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儻倖于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弟忠信。聞於鄉黨。而達于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鄉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尙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以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

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耕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豎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尙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意。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土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古文卷四終

古文辭類纂 書說類一

趙良說商君 周顯王三十年 秦〇〇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軼之得見也從孟蘭卓今軼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筴翼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戮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語諾不如一士之謬謬武王謬謬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軼之藥也軼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戮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鄆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戮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戮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戮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細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懼而黥公孫寶詩曰得八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中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

操關戰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龍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日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陳軫爲齊說昭陽昭陽王四十六年 ○ ○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

陳軫說楚王無絕齊交楚懷王十六年 ○ ○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悅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

不穀不傾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請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

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蹇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愧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壯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魏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尙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王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陳軫說齊合三晉

大事記戰國王四十七年齊宣王二〇十一年吳師道疑在般王十六年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魏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襄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面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彘急以銳師合三

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詒果以兵合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周顯王三十五年
燕文公二十八年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蘇按：碣石在燕東海中，之貨自此入路，皆達於燕南，故有其饒也。北有塞粟之利，民雖不田，作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躡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患，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疆秦，促近齊，趙齊疆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季子說趙肅侯

恐卽蘇秦說燕之
年肅侯之十六年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致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盡其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自言所以異陰陽而已。

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駝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精柏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

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氐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寶，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疆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者，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人也？畏韓魏之讓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租，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日秦攻齊，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

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泄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節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蘇季子說韓昭侯 史記作說宣惠王○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國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商字依史記策作當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旬近者捲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鑿鵠雁當敵即斬堅甲鐵幕革抉賸茵無不畢具國策甲下有廣韞蓋字按說伐即是盾不當重及故從史記去三字又下文波堅甲三句承上三項則堅甲屬下句讀與傳斬國爲句者非是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蹻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卽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爲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甯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襲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說魏襄王○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鄆後漢鄆國志汝南宋公國周鼎

都新東有淮潁沂黃冀襄無疏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史記正義謂河外為河南地此猶未明蓋大梁正

河南北並以為都其正北乃鞏之上黨不可舉也此云河外乃河既折而北流為東河其東南日外乃秦漢之東

地在東梁東北者五卷衍不知何處必不如注家以漢河南郡之卷為解蓋卷縣正是上文長城之界非此卷衍

卷衍亦東郡左之地耳以強儀說魏秦下河外拔卷衍則趙不南魏不北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慮田靡

語証之尤明又蘇秦說趙河外則道不逼亦指此卷非正南河之南地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慮田靡

舍魯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牛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輳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

於楚然衡人詠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

魏天下之疆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愧之

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千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

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斷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

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

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

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縣縣不絕臺臺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

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獻愚計奉明約在大

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季子說齊宣王齊宣十年〇〇〇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

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

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千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千一萬矣臨淄

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不能當今乃四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譏其後也是故恟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飧狂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邱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

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何得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聞家有遺爲史者此說

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何得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甚，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一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伴僞藥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藥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藥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隅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隅人曰：子，西岸之土也。甌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隅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則子漂漂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蘇代說齊不爲帝。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噫，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往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白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王曰：伐宋利。對曰：夫約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

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取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卑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者說也必如刺心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約燕昭王書 當在赧王三十六七年燕昭末年秦拔楚郢鄢時 ○○○

奇峻之氣有過季子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史作乘船下同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絲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此韓氏河東地名屬魏太原卷下軹道徐廣曰魏有軹道事據此謂河內軹縣徐誤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疆弩在前銛載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黃黃有三在河內者曰內黃在陳留者曰小黃也史記本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有外字非是齊據史作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史無石因以

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隘，帶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

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困兵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史

至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史離石，逃敗於馬史陽，馬史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

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

曰：以塞黽隘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能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

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雜之地，三川晉國晉國

邑晉末獨有絳曲沃而魏居安邑近之趙韓皆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

楚故謂為晉國，蘇厲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

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厲為齊遣趙惠文王書。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

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

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饒

天下，憚齊及以齊國策作韓，吳師道乃疑厲為韓說而齊字為司馬子長所改，此大誤也，蘇代云秦欲攻韓，恐天下

敗走，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正此時情事，故為齊說而語及韓國策，誤本乃盡以齊字作韓，豈可據耶？事當在齊撥

事記疑非此時事亦不然也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

必出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徵兵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

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

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斂三百里，韓之

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斂三百里，韓之

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斂三百里，韓之

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鑿作并關，大事記云：并者并敵，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軍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燕兵之從南路者，秦之上郡以下，皆秦兵之從北路者，兩路皆通燕，則趙斷為三矣。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己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壘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倏而今乃抵，羣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遣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龜制於王也。

蘇厲為周說白起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書說類二

張儀說魏哀王。

張儀為秦連衡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二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輻輳，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

成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廩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恒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史記作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乃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甚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搖腕瞑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恐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張儀說楚懷王

張儀為秦破從連衡說楚王曰秦地半天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倂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凡天下以下二十五字係從人語與下文義不貫疑衍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

五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眾聯師而攻至疆也夫以弱而擊強國與而舉兵此危亡之

案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流東取咸陽必入臣於秦韓入臣則別從風而動秦攻韓之西韓與

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也夫以弱彊攻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節辭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為己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己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搆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鬪扞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己凡天下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倖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駘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蘇張之說多非當日日本辭為從衛寧者為之耳為此文者蓋以為說頃璣王若面對楚國王不應云楚王大怒云云也又東海之上乃楚邊境春後語於懷王時不合蓋為此文者未計張儀之年不能及懷王後

張儀說韓襄王。

張儀爲秦連衡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糲。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險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踰阡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裪。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則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誣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罌黍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挽水於河而

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解受魏璧馬。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敵，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然則先生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魏所說不為，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使魏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誅，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淳于髡說齊王止伐魏。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彊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黃歇上秦昭王書。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郢都，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騫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暴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身三世，而不忘接地於齊。史之身上不重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瓊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

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歷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殫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者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彊乘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遣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如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云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免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脛擗顛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狐祥言鬼無所歸而爲妖祥如狐也史作狐爲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疆莫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

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注地於敵言令韓魏必欲以東山之險帶

四達膏腴之地而後禹攻王啟楚以肥壤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放於秦齊南以泲水為境東以海為限

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注地言地也注於楚也史作闕怨也楚作運令謂令言令下而韓魏不聽為所詘也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東山河內山在秦東者築作山東非曲河策作河曲也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范雎獻書秦昭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游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置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樞實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長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書上秦昭王悅之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之

范雎說秦昭王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尙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尙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于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餽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及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

國四塞以爲國北有甘泉山日南帶滄海右臨吳左臨越百萬里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

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跪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後二歲拔邢邱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鞏事因可慮矣王曰善

至於此是天子以寡人願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下所以幸先王而不幸其孤也先生之

范曄說昭王論四貴。

范曄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季兌管趙囚主父聞沙邱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季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享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彊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

遺事也類於兵甲刑具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地勢之所

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
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乃曰受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
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
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
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懷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纘不自知自以爲奉令
承教可以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明之君身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
若先王者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鞶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教任事之臣修法令順庶
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
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鷗夷而浮之江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
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
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
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周訢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
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地名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
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
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
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

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音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也。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史記以爲蘇代○○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欺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書說類三

魯仲連說辛垣衍。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陽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二字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

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二字亦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

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

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君

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

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

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

許諾。魯仲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

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

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

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

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

也使梁略秦稱帝之書，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

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計於齊曰：天崩地圻，天子

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

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甯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

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意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心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鄒魯兩國是時俱亡矣。是於其君不能奉養，飯含也。當齊魯經過兩國，兩國距其亡無幾時耳，亦微甚矣。而尚不肯以天子奉人也。史記國策凡注家皆失其辭。

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資，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官，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困連不忍為也。魯仲氏也，連其名也。國策誤有仲字。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之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諂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頰，攻狄不能下，何也？田單曰：何也？安宗廟，心矣。七日，命安廟於何處，安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即若言莫不

田單將攻狄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城亡餘卒破萬乘之燕

下學村邱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外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田單之存自單也而韓宣王具於

為士卒倡曰何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

擗泣奮臂而欲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有夜色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澗之間有生之樂無

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魯仲連遺燕將書○魯按魯仲連此書史記本傳所敘載為當國策則誤矣魯連不肯帝秦之後乃有與燕將

二十二年秦國策謂與燕將書在殺陽城之時其考成王九年齊王建八年上距齊襄王五年田單殺燕臨切申閭

轉乃有趙殺栗腹之事魯連不當豫言栗腹之速謂是書為後人擬為之誤反疑殺陽城後二十餘年當燕王

攻下聊城是燕王喜時個以兵攻齊才得一城耳燕將死而齊田單復取聊城其與襄王法章時復齊七十餘城事

不相及也史記單傳止載復齊七十城事其後趙孝成王請單為將而攻燕明年田單為趙相又後十餘年單乃為

齊復取聊城皆雜見他傳大史公文簡而事備往往若此其皆為單事固無疑也吳文正注國策謂單相趙必不

死不必觸以聖賢制行且彼以齊為本國宜當為齊夫何愛於燕將吳氏乃謂排難解紛者必不迫人於窮而致之

願殺栗腹而圖燕趙世家六國表所記則解圍至殺栗腹凡七年而魯連傳則謂解邯鄲圍後一

十餘年值聊城事而有栗腹兵折燕被圍之語則相去時益遠矣此似傳之誤或傳寫者失之

晉聞之智者不倍時而稟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微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

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
 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於陶
 穉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
 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
 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
 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
 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願議不還
 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
 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
 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
 忿憤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鏗也願公釋一而行之

觸讒說趙太后 ○○孫按趙太后即齊女威后欲殺於陵仲子者左師言
 固嘗矣亦會值趙太后明智易以理論耳擊一本無言字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
 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讒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
 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卻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
 特饜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
 臣賤息舒社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得補黑衣之數古者軍禮上下服同色元衣元裳故以衛王宮沒死以
 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

趙人太后曰婦人恃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婦人之愛燕也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在也左師公曰父也
 之愛子也婦人之愛燕也長安君之在也左師公曰父也

婦人太后曰婦人特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慈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芟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援然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秦之所以攻而使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彊秦之所以亡而弱趙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蔡澤說應侯。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遷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宏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推之彼惡能因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

固不快及見之又偃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

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手足堅彊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

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辨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

貴顯榮成理萬物二字史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天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

流千里世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

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繆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毋貳慮盡

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史作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邛安秦社稷利

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軍字擣地千里吳起之事悼主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

史有不為行義不顧毀譽史作不必欲竊主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

危易行句絕盡能而不離多史作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

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

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國亂

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

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國輿無以上夫待死而後可以

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

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

忠致力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

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

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倍信君之謂曾前
爲主安危修政治亂疆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
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忘故
舊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
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
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
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鷁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
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
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以上二十七句策俱無之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至葵邱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
太史啓史作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孝公明
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
室無二事力田櫛積習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
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自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
越韓魏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
贊作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趙楚懼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
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
國之俗禁游客史作之民結耕戰之士南攻陽越北并陳蔡破衡敵○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明黨以厲

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
尋爲榮墾草瓶史作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二句卒禽勁吳令越成

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衆本作拮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

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公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

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得合

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

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鑿於水者見面之容鑿於人者知吉與凶昔云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史有四子之禍君

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嚴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

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此處史仍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

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

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

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擊也

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

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實爲秦擊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說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太息矣汗明

平明說者申君。平明見書中得餘論三月而後得也。說本書中若大說之平明欲使說者申君曰。已知先生死在十六日。去五八。

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親者自
為王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
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忘故
舊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
子而身不遇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
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
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鷁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
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
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以上二十七句繁俱無之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至葵邱之會有矜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
太史啓此作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孝公明
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
室無一事力田穡積習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
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
越韓魏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
樂帝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趙楚懼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
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變
國之俗禁游客史作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攻陽越北并陳蔡破衡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

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
學爲榮舉草瓶史作邑辟地種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二句卒禽勁吳令越成

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衆作拮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

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公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

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得合

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

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鑿於水者見面之容鑿於人者知音與凶言云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史有四子之禍

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殿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隱侯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

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此處史仍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

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

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

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駭也

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

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曾爲秦擊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說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侯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太息矣汗明

與齊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受事聖堯

晉書申君傳。三月而後。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說。申君曰。臣已知先生。先生十九年矣。汗明
暨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因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
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
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齋。五日
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驢乎。夫驢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尾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
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繫之。驢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
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掘穴窮巷。沈淪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溷我。僕使得爲君高鳴。屈
於梁乎。

陳餘遺章邯書

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隄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記。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
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
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
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
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鉄鎖。妻子爲僇乎。

書說類四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
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闕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
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

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
 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
 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議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節固陋之心
 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
 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鷺鳥繫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衮服叢臺之下者一
 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洗患淮南連山東之倏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
 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喪
 義父之後深制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
 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
 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斃民之倦東馳函谷西罄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
 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
 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後吏訊
 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史記作十和獻寶楚王誅之季斯竭忠胡亥

極刑是以箕子伴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

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以上一段言忠信而不見知語曰有白頭如新傾

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

莊襄王崩於壽春而故於壽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謀無異也愚以竊疑不律於死而後
 莊襄王崩於壽春而故於壽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謀無異也愚以竊疑不律於死而後

所臣聞此千剖心子音臨廣巨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執祭少加梓焉王叔文之語曰有白頭如新與

王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獻秦不信於天下

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隄白圭

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

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拉腸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

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

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

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

疑獨任成音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子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

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二字史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

於世繫奇史作阿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

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俸而三王易為比也以上一段言新仕羈是

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

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用其讎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

弱韓衛二字史立作魏兵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

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

子豈足為大王道哉以上承第一段欲王知其忠信而終任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披劍相眄者何則無

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奇史作詭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史作

之。壁。祇。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史作欲開。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史有欲盡忠。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忠信輔人

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史作。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史有。之。言。以。信。荆。軻。而。七。首。竊。發。周。文。

王。蠶。涇。渭。載。呂。尙。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擊。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詔。諛。之。辭。牽。帷。廬。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鮑。焦。所。以。憤。於。世。史有而不留也。承。第。

二。段。欲。王。知。其。新。任。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行。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輒。旅。而。勿。信。左。右。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詔。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

士。有。伏。死。堀。穴。巖。藪。史作。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末段無承前兩層蓋言忠信之士必不

枚。乘。奏。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

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

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

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

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

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

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

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甚。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擘。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枚乘復說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峽嶺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翟。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輦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罔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年。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蘇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揚之計。不負其約。齊王縶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

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蓋軍不得太息
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

漢書無此十二字蕭延太史公少卿足下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

為務意氣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

作用而

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雖罷罷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鬱悒而無

文選誰語

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

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

漢書無

用女為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

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

文選少

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

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符也恥辱

文選上

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悲莫痛於傷

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

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監莫不傷氣况慷慨之士

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

文選

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

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

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

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常側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采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

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王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

自專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王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

自專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王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

自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

戴盈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

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門下太奧，令蓋亦入宮門者，故俱居門下。素非文選有，相善也。越舍異路，

未曾銜盃酒，接懇勸之，歎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

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

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僕依李。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

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

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

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水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者。漢無者，字陵未沒時，使有來報

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

卑賤，見主上慘愴，作懷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少分甘。漢書作超，能得人，之字。

力雖古之漢無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字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

亦足以暴於天下矣。漢無矣，字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漢無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匪

眚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深字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

幸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字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牆之中，

誰可告愬者。此正真選作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選作李陵既生降，頽其家聲，而僕又俱之。漢作蠶室重為

天下觀笑。悲夫，事勢易，二為俗人言也。此下自恥，引入立名如江河之上風起水，僕之先人非有剖符

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所著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

古文辭類纂 卷五 十一

一毛與螻蟻何以漢無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漢無也字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

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別漢作髮漢作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

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漢無也漢無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在

狝檻之中書及字下漢書有其字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漢無也漢無也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

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

約之勢也及以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漢無也漢無也姜漢無也漢無也里季斯相也具於漢無也漢無也

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霸囚於請室魏其入將也衣赭衣漢無也漢無也

繫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劓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漢無也漢無也

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漢無也漢無也人不能早自裁

墨之外已漢無也漢無也稍陵遲漢無也漢無也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

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漢無也漢無也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漢無也漢無也

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漢無也漢無也欲苟活亦頗

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漢無也漢無也

獄不可勝記惟倜儻漢無也漢無也非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漢無也漢無也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

作字也此人皆意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明漢無也漢無也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

以許其情思也垂死又自見僕意不遠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略

補其遺缺與陳之紀理作上計詳檢下至於茲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二十列傳七十略

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芻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就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

儒十說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何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邇仲尼之道又絕法戲無所聞時稱前

之不得歷國應聘白帶反魯翁後樂正禮頌乃得其所修易時書制作春秋以祀帝王之禮全也如是故孔子高說禮
七十子終而大義彰重禮戰國樂燕臣之禮禮軍旅之禮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與黃帝之禮全也如是故孔子高說禮

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猶有一
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
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
始萌芽天下衆書徃徃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
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
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闕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
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
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
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簡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植公趙國
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先慎嘆作一頓下乃實說其抑而未施處情最深往
者經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
末師而非徃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竒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
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
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讓讓欲樂與士君子同之
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
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
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
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徃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

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書說類五

韓退之與孟尙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畱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三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册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禱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斃禮樂崩而更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阬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

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遂以至於今
混混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著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
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
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袒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
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懸懸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
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
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
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唇音
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譎譎作氣勢竊尊位自尊大者肩
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
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東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
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
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識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
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
敵重慎戒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古文

辭類

策

卷五

二十三

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闕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是以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之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瀨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鬢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攀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爲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甯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愛。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候。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

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稍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刷也又所謂就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韓退之荅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報又不以其淺斃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否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韓退之荅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

韓退之荅呂鑿山人書。

茅順甫云奇氣

愈白。憲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者。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磨。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孰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孰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執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韓退之荅寶秀才書。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鈞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入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矚。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屣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肯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願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不荅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園急文章。

不足以發足下之專業。祕載而往。垂藥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此文學莊子

韓退之荅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斷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斷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斷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斷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慮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自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迷無其途。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褻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

之愈白

韓退之荅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荅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荅。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其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其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游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荅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韓退之荅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

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闕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

學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人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嘆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季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遺，愈再拜。
韓退之荅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與？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而者，少近似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

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在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在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韓退之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遠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韓退之荅劉秀才論史書。

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邱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網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

名聲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在亂紀而傳之而後年志已就其退不可自致學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

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力，甯戚之歌，譏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壞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如賜覽觀，亦有可采。于黷尊嚴，伏增惶恐。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

日月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日有怪物焉，蓋非常鱗介之品，鬣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闕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獯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孰視之若無視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韓退之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遇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越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字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賞，實職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不復收。愈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寶。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濶。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舊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指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韓退之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禮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第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

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亦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禮廢麋鹿之與處獲狢才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味味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閥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儉夷。行且不息。以陷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薰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

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豈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嘆。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遲遲坎壈。又廢一年。及春來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而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夫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已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書說類六

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

志示元。孟。拜。五。次。坐。立。時。伏。讀。書。論。微。志。重。厚。放。過。情。愴。若。夢。寐。揮。書。叩。頭。悖。不。自。定。代。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放。書。六。百。五。百。以。書。見。及。者。何。則。聖。詔。交。積。罪。經。爲。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元。元。志。行。尤。負。重。負。感。發。餘。誠。百。折。

朝子原與許京光五家書。

宗元再拜五丈坐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惑重厚欣踊恍懣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譴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有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勩勵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艱兀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讒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窳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鬢髮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懷懷然歎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孛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叩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

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捲五裂身殘家破為世大慘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

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靈鶴先生云韓柳文及唐人詩內凡用僅字每以多為義晉書劉頌傳三代延辭久長近

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趙王倫傳職所殺害僅十萬人則以僅為多亦不始唐人矣故有無兒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

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

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

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賈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

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擅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環

偉慷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澳涇下才未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

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繚繞神志荒耗

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

觀姓氏旋廢又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

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城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

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

肝焉無任悲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激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號駟不安之勢平居閉門

口舌無歡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及以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紛飾蔓延益肆非的然附庸自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子厚永州與諸故人書茅順甫比之司馬子長韓退之誠爲不逮遠甚而方侍郎遽云相其風格不過如與山巨源絕交書則評亦失公矣子厚氣格緊健自有得於古人若叔夜交雖有韻致而輕弱不出魏晉文格如子厚山水記間用水經注與象然子厚豈鄙道元所能逮邪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壺者聞人足音則蹶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來瘡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顛坐則脾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蛇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舍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疥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各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邪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聞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

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柳子厚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問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曾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懸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問疏之患乎還荅不悉

書說類七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榻前時約僂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嬾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旣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旣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夫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慮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徃徃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菹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闈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以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

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雖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懼，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譏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嘆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徃時事久矣。徃時砧斧鼎鑊，皆足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嘆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子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嘗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豈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於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嬾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牲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慙。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良人之子孫者，一欲廢揚其親，而不本乎

理。故能惡人，皆務勸勉，以誘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始知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

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奮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述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奮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奮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奮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以感則往往嚮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况鞏也哉其追暉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

王明清揮塵錄云曾密公諱易占字不疑爲信州玉山令有過客楊南仲公厚贖其行郡將錢仙芝搆據以客所賄公不自辨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將懇其事於朝行次南都而卒適公子南豐先生在京師而杜相公以故相居京自來逆旅爲辦後事輒按如書所云方先人之病一意於左右是密公卒時子固在側王語亦小誤

也

伏以昔者方輦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斃斃路隅。無攀援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托。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勤動營。救護視親。履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蒙養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兩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頌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褻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輦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慙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輦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此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樸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海決之爲溝。陸壅之爲沼。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瀆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

天下不義之徒... 以不仁之器而殺人之事... 夫兵者

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好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此段文字子瞻兄弟議論常擬之然精爽勁悍終不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

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戮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

完城池四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隳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游阡陌聞其曹徃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暗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四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

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

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日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踈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鄙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惡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言誰望邪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嘆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為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

矣然猶恐其不中若與諸君異而余亦道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將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

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亦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左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矚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文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

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囊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輜走下而不軒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伎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颺忽騰蹕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眇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伎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執政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為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眇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擢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游魏自魏無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為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蘇子瞻字子瞻，眉山人。嘉祐初，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其為人姿容常不通書問，為之罪猶可。蘇子瞻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彰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為之罪猶可。

蘇子瞻答李端叔書。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過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材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一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以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譎。譎至今。坐得此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乎。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助乎其言。而

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悉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譯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俱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遇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王介甫荅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覺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邪。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

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遂其所傳皆可求也各官無不
錄之史而近世非其官皆歷世雖奇後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則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難出一時
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憚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鑿
其恣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牲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
曲直當爵謗譽又不施與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
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
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
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王介甫上凌屯田書。

愈耐疾鑿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
愈耐焉則少矣隱而虞愈耐之心其族媼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
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蹇因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樞窶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
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
今也乃獨以饗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
仁而躬養憫艱而悼厄窮人之愈耐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
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王介甫荅司馬諫議書。

亦自勁悍而不如昌黎蒼呂巖山人之奇變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
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

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王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曩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洵。洵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致。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